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湖西閭鎮珩輯

司天考

占候 十輝

眡禮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輝謂日光炁也

一曰禮二曰象

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閏六曰瞽七曰彌八曰敍九曰隤十曰

想禮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瞽日月

鐫之鐫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掌安宅敍降宅居也

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正歲則行事正月而行歲終

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禮移之則辨其事辨斷也謂計其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

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黃師破又曰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

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遊氣日月不明乃爲失氣
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于夜則月白
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于
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
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于夜則月綠色將寒侯
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于夜則月青將雨不雨
變爲雲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
見星皆有雲部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矇矇光士卒內
亂日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旗舉此不祥必有敗亡又曰
數日俱出若闕天下兵大戰日闕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
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止

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于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爲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曰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璫者如帶璫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抱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

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日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
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
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
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
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珥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
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
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
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
將死日重抱抱內外有珥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
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內赤而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
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勝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

失御民多叛日暈有玉色有喜不得玉色有憂凡占兩軍相
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速大
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有等
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
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
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于內者離于內
背于外者離于外也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
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
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
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黃內人勝
日暈周而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

黃白不鬪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
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月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眾大敗不
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
前滅而後成者後成面勝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
內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身外其心日
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珥主有謀軍在外外
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并幹者國亡有大
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
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至日爲
殺軍日暈員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
背左右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

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爲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爲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日暈有背背爲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爲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朝者四提設其國眾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瑀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

地日暈有白虹貫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
虹貫暈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
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重暈有
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不拔又日重暈
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
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
左右有爭者兵在外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
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卽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
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或
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穿或相向
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連環爲兩軍兵起

君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
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日有軍日暈不匝半
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暈
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
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
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日軍在外月暈師其上其將戰必勝月
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
月暈而珥兵從珥攻璽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
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魯哀公六年楚昭王卒是歲也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三
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爲人君妖
氣守之故以

爲當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漢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

日下無景惟質見耳

正中時有景無

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

厥異曰白七日不溫順無所制茲謂弱

君順從臣下無所能制

曰白六

十日物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

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讐公行茲謂不伸

辟君也有

過而公行厥異曰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晡

晡與

不難上政茲謂

見過日黑居反大如彈丸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

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

申日出赤如血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
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
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
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
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俱燭耀亡主有則爲異應行而變
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哀帝時李尋
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景
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
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

度曖昧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也

作起也

陰雲邪

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

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也

繞也

間者日尤不精光

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

至日中間差瘡

瘡讀愈同

小臣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

害世不可不慎

後漢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疊在畢八度

古今

注日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

畢爲

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白虹貫下攻畢晉分也

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

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

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僑分爲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偏刺

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僞

蜺蝥謂之虹蝥謂之蜺白外日倍刺日日僞在傍如半環

向日曰抱在畔直對日珥僞如僞也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

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日圓有佞

不光暗

具不明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

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君臣以

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代久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

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于無罪不事天地忽于鬼神時則天

雨土風常起日食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

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亡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

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

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
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溢六年二月乙
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
姓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
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
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
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魏太和初太史許芝奏曰應蝕與太尉于靈星祈禳帝曰人
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以災異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
朕旣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
以寤之宜勅政自修天之于人猶父之于子未有父責其子

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于義未聞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

晉泰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貫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中有黑氣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

道失明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按河
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食皆于晦朔不有于晦朔者爲
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奄日光也占類日蝕二年正
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白
虹貫日近臣作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暈有重有國者受其祥
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蔑人主五年劉聰破京
都帝蒙塵建興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
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
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
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
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年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踰

曹劉疆字于是兵連累葉東晉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劉隗搃威福虧傷君道王敦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咸康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貴亦婦人擅國之義寧康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子十一月己巳日中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有暈有背璠是後不親萬機會稽王世子元顯專威罰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劫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篡位義熙六年五月景子曰

暈有瑤時盧循逼京都內外戒嚴七月循走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晉十年日在東并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灾在秦分秦亡之象自義熙至元熙日蝕從上始皆革命之徵宋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至八年春凡三度謂之日死

陳天嘉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占曰王者惡之其日庚午吳楚之分野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及癸酉帝崩大建十年三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吳明徽兵敗于呂梁將卒没于周明年淮南地盡入于周

後周保定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日占曰爲兵喪建德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占曰臣謀君不出三年又曰近臣爲亂

後年衛王直舉兵反六年十一月甲辰日晡時日中有黑子
大如杯占曰君有過而臣不諫人主惡之天成元年正月丙
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爲逆有反叛邊將去之又曰卿大
夫欲爲主其後隋公作霸尉遲回王謙司馬消難等舉兵
隋開皇九年正月己巳白虹夾日占曰白虹御日臣有背主
又曰人主無德者亡是月滅陳仁壽四年七月乙未日青無
光八日乃復占曰主勢奪又曰日無光有死王丁未上崩漢
王諒反楊素討平之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大業十三年十
一月辛酉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賊入宮主以急兵見伐又
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弑帝諸王及幸臣並被弑
唐貞觀二十三年三月日赤無光李淳風日日變色有軍急

又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濮陽復日日無光主病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風霾日無光近晝昏也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棄光天下有兵大曆二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凡氣長而立者爲直橫者爲格立于日上者爲冠直爲有自立者格爲戰鬪又曰赤氣在日上君有佞臣黃爲土功青赤爲憂咸通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白氣兵象也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鬪三日不見鬪者離而復合也唐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日不可以二虹百殃之本也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長百餘丈二

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占曰背者叛背之象日暈有虹者爲大戰半暈者相有謀蒼黑祲祥也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兵

後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奄黑光磨蕩久之時太祖北征知星者苗訓指謂親吏楚昭輔曰天命也是日周恭帝遜位五代史論曰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影如三日狀占在危宿幽州之野時契丹請和三年九月戊申日赤如赭占曰將相憂明年河陽節度同平章事王顯卒熙寧十年二月辛卯日中有

黑子如李主臣于君不奄惡令民見則有此變戒王者惡之
至己巳散高宗建炎三年春白虹貫日占近臣爲亂或諸侯
叛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乃消伏占臣不奄君惡又
臣有蔽主明者三年五月庚子日生兩珥占主民壽考四年
二月辛亥白虹貫日于是金虜始退羣盜大起紹興二年四
月壬申日生戴氣占人君德至于天則有戴者戴者德也推
戴福祐之象次月之戊寅復然于是宗子伯琮始育于宮中
丙申日生背氣占背叛乖逆邪謀不成于是孔彥舟叛降劉
豫三年二月乙卯日生戴氣丙申生抱氣占戴者推戴福祐
之象抱者抱扶向就之狀主鄰國臣來降亦有子孫之喜臣
下忠誠以附其上四年正月壬子日生承氣占臣承君也人

主有喜二月趙鼎參知政事三月辛未日有抱氣色黃潤澤
占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不戰而降軍罷六月壬辰日暈
于井秦分有憂五年正月庚申月生戴氣占國有喜是歲建
資善堂皇子建節封公六年十月壬戌日中有黑子如李大
占臣蔽主明八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棗占君有過
而臣不諫辛巳白虹貫日占諸侯有叛或歲中有喪次年皇
后邢氏崩于五國城二十一年四月壬申日生暈占臣專政
又云邊兵動虜主死時秦檜在相位三十年四月戊辰日生
暈周匝占邊兵動虜主死或多風其應在次年乾道元年六
月丁未日生格氣占格鬪之象四年五月戊戌日赤暈周匝
在畢占邊兵動甲辰日下暈外生青黃色承氣君臣相承有

喜之象。淳熙十五年三月壬寅日半暈，再重占國民蕃息。歲大和。紹熙四年二月癸亥日暈，周匝知臣專政，日躔奎宿，其下有兵大人凶。十一月辛未日生黑子，占黑子者陰也。臣不掩君惡。又曰：臣有蔽主明者。慶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貫日，占眾亂之基。有兵。又曰：近臣爲亂。于是侂冑用事，時政已變。兵禍始矣。四月己未月生格氣，占格鬪之象。六年八月乙未日內生黑子。如棗大凡六日，乃消伏。十二月乙酉日又生黑子。如棗大凡二十日，乃伏時。侂冑用事，羣姦附和，蔽主明。嘉定六年四月己卯日生赤黃暈，周匝躔在胃宿，占后族盛。日暈胃宿，則倉庫之官凶。或穀不登。七年二月壬申日生赤黃暈，外生青赤黃，承氣後暈，周匝占曰：有承氣，臣承君也。凡珥

氣圓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三珥色黃白女主喜純白爲
喪赤爲兵青爲疾黑爲水四珥主立侯王有子孫喜日有黃
芒君福多冑黃輝王政太平日無光爲兵喪又爲臣有陰謀
日旁雲氣白如席兵眾戰死黑有叛臣如蛇貫之而青穀多
傷白爲兵赤兵下有叛黃臣下交兵黑爲水日始出黑雲氣
貫之三日有暴雨青雲在上下可出兵有赤氣如死蛇爲飢
爲疫禱氣刺日皆爲兵日暈七日內無風雨亦爲兵甲乙變
火丙丁臣下忠戊己后族盛庚辛將利壬癸臣專政半暈相
有謀黃則吉黑爲災暈再重歲豐色青爲兵穀貴赤蝗爲災
三重兵起四重臣叛五重兵飢六重兵喪七重天下亡日並
出諸侯有謀無道用兵者亡日闕爲兵寇日隕下失政日中

見飛燕下有廢主日晝昏臣蔽君之明有篡弑赤如血君喪
臣叛日夜出兵起下陵上大水日光四散君失明白虹貫日
近臣亂諸侯叛日赤如火君亡日生牙下有賊臣日食爲陰
蔽陽食既則大臣憂臣叛主兵起日食在正旦王者惡之日
珥申乙日有二珥四珥而食白雲中出主兵丙丁黑雲天下
疫戊己青雲兵喪庚辛赤雲天下有少主壬癸黃雲有土功
日食在甲乙日主四海之外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
川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各以其下所主當
之寅卯辰木招謀者司徒也巳午未火招謀者太子也申酉
戌金司馬也亥子丑水司空也

月變

月爲太陰女主之象一月一周天君明則依度臣專則失道
或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乍南乍北或女主外戚專權則或
進或退月變色爲殃青飢赤兵旱黃喜黑水晝明則姦邪作
月旁瑞氣一珥五穀登兩珥外兵勝四珥及生戴氣君喜國
安終歲不暈天下偃兵晦而明見西方曰朏朔而明見東方
曰仄匿朏則政緩仄匿則政急六日而弦臣專政七日而弦
主勝客八日而弦天下安十日不弦將死戰不勝兩月並見
兵起國亂水溢星入月中亡國破將白暈貫之下有廢主白
虹貫之爲大兵起生齒則下有叛臣生足則后族專政月珥
背璣而珥六十日起兵珥青憂赤兵白喪黑國亡黃喜有背
璣臣下弛縱欲相殘賊不和之氣暈三重兵起四重國亡五

重女主憂六重國失政七重下易主八重亡國九重兵起亡地十重天下更始月食從上始則君失道從旁始爲相失令從下始爲將失法歲星犯之兵飢民流熒惑犯之大將死有叛臣民飢填星犯之人臣弑主合國飢月食填星民流一曰月犯填女主憂民流太白犯出月右爲陰國有謀左爲陽國有謀出月下君死民流月戴太白起兵入月將死與太白會太子危辰星犯之天下水月食辰水飢辰入月臣叛主彗星入或犯之兵期十二年大飢貫月臣叛主流星犯之有兵入無光有亡國在月上下國將亂月犯列星其國受兵列星會月國將死星見月中主憂

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

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月乃解成帝建始

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

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朏者月行

故早見仄隱者行遲疾在日前在日後當沒而更見仄隱則侯王其肅朏則侯王其舒緩向

以爲朏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

隱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

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

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朏不任事

朏音伍倪之悞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哀帝時李尋疏言月

不任事之類也

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道

房有四星其間

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二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口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

過軒轅上后受氣星爲后 入太尉帝廷揚光輝犯上

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

後漢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魏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年大赦天下

晉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桓立篡位之徵也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懸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滅刑自己仄惡之應云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見而暈占曰王憂財寶出一日月暈有赦月奄犯五緯梁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占曰其國亂必見亡國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于東方占曰月晝光有隱謀國雄逃又云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弒

後周天和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氏暈有白虹長丈所貫之而

有兩珥連接規北斗第四星占曰兵大起大戰將軍死于野
是冬齊師寇邊明年齊公憊率師自龍門渡河攻拔其新築
五城兵大起大戰之應也建德五年十月己未庚申月連暈
規昴畢五車及參占曰兵起爭地又曰王自將兵天下大赦
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月食昴占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匈奴侵
邊其月突厥寇幽州殺刺史人五月帝北伐六月帝疾甚還
京次雲陽而崩

隋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

唐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是謂朏朏則侯王其舒
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天寶二載正月庚戌月有紅氣
如垂帶肅宗元年建子月癸巳乙夜月奄昴而暈色白有氣

自北貫之昴胡也白氣兵喪建辰月丙戌月有黃白冠連暈
圍東井五諸侯兩河及輿鬼東井京師分也大曆十年九月
戊申月暈熒惑畢昴參東及五車暈中有黑氣乍合乍散十
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十餘道如疋練貫五車及畢觜觿
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占曰女王凶白氣爲兵喪五
車主庫兵軒轅爲後宮其宿則晉分及京師也元和十一年
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貫月于營室開成四年閏正月甲申朔
乙酉月在營室正偃魄質成早也占爲臣下專恣之象五年
正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占同上景福二
年十一月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連太微天復二年十二月
甲辰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黃外綠

宋高化五年六月乙未食九分占云后妃下災明年孝章
皇后崩十二月癸巳既占云大臣災明年春同知樞密院事
劉昌言罷夏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蘇易簡罷咸平二年正
月甲辰七月壬寅月食占羌夷有兵明年契丹大舉寇邊天
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見占云大臣爭權有誅又
云有大水其年秋宰相寇準以罪貶滑州河決京師大雨壞
廬舍皇祐四年十一月丙辰食未復而盡占曰后妃臣下裁
後二年貴妃張氏薨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亥食既占曰月陰
類后妃大臣之位食則修刑及兵今食既宜卹刑以除咎若
三日有雨雪則不占來年二月赦天下太子少傅王舉正卒
治平四年二月甲午月食丑之四刻虧見西方在翼十五度

至六刻食甚及八分疆至酉地入濁不見主飛虫多死北夷
有兵熙甯元年七月乙酉月食丑之五刻在危十度虧見東
北方食及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復主齊分有喪大臣憂
二年閏十一月丁未月食亥之一刻虧見東方起東北至子
之初刻食甚及八分弱在井度中至三刻復主五穀不登四
年五月乙亥月食戌之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圓六分在
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主大臣黜或宮中宜崇福十年正月丙
寅月食子之三刻虧見東南方至七刻食甚及七分在張度
中至丑三刻復主后有憂周地貴人卒死及大霖拔城元豐
元年正月庚申月食有雲障之至丑五刻見西南方正東食
及四分半寅初食既曉刻雲映不見復主糴貴周分貴人死

六月戊午月食戌之一刻雲間見正東方食及五分半至二刻食既在虛度中至亥三刻半復主後宮憂大臣有咎齊分有喪四年四月辛未月食既自戌之二刻出濁已食甚月體東退生光一分正西九分在尾度中至六刻復主后妃災辛巳食于昏出濁食及七分在畢度中至二刻復主有赦令邊臣有咎趙分有兵胡人有疫五年十月癸亥月食自酉至二刻虧見東北方至七刻食甚及三分在昴七度太弱戌之三刻復主邊兵起或女主憂元祐三年六月庚寅月食亥之五刻虧初至子六刻食既丑四刻復在斗度中吳分主吳兵起大臣有憂四年五月甲申月食初雲陰不見至丑初刻食已九分在斗度中吳分至六刻復主大臣憂有小兵七年三月

戊戌月食亥初一刻虧初至七刻食既子七刻復食甚在氏
度中主大臣有憂十日內有風雨則解災紹聖四年正月庚
子月食雲陰不見初虧至酉七刻已食三分戌一刻食及四
分後復有雲障之主貴臣後宮有憂周分民飢元符二年五
月丙辰月食子之三刻至丑二刻食既寅二刻復在箕度中
主御者或掌樂人當黜又爲風十月甲寅月食亥之四刻虧
初至子四刻食既丑四刻復在參度中主兵官當黜崇寧二
年二月甲子月食既主貴人當之八年辛酉月食既主西方
兵起四年十二月戊寅月食七分七主王者宮室不安政和
三年七月甲午月食八分主其下君憂或兵起宣和二年三
月丙辰月食三分主人主當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月生五

色暈占人主有後宮喜次年張婕妤好吳才人進封紹熙二年
二月丙子月未當闕而闕體如蝕色赤黃占大臣黜又曰臣
下不奉法侵奪主勢于是張浚專制于蜀始議召歸四年六
月壬子月暈而珥占期六十日兵起五年正月戊午月暈于
東井占有胡兵一曰夷狄求和嘉泰三年七月壬午白虹如
半暈穿貫月中占曰大兵將起軍戰于野

容齋隨筆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
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
處則爲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
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又夷
堅志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子被命接伴北使次盱眙天文

官荆大聲隨行見向西邊大星去月三寸許指示子曰此木星也或食月或爲月所食少刻便可決予質其議曰月體自若而星居月上此爲星食日月遇之而星隱不見此爲月食星旣而仰視高空失星所在俄出于月東問其兆應如何唯唯不肯說至四月半予報聘復挾荆行荆出一書大抵皆星氣占驗其一曰月星相食當有易主事時已竊聞將有堯禪舜之舉矣予按景祐乾象新書引晉書月蝕歲星野有逐相又引天文總論曰主殺戮將相候王之象或其分有兵喪其說淺矣五月十六日五更初過臨淮境瞻月外有環暈五重附近者紫紅色白者次之青者又次之黃者又次之最外深紅各相去一丈分寸不差忒其

圓如規馬上諦視起敬荆馳至傍附耳曰是爲月重輪前
史所紀多不過兩三重而今五數但太陰極盛恐非太陽
之利耳將曉乃沒未一月而高宗異位乾道二年六月北
極前星之左有小星大聲謂子向者不記有此星若本無
而今有懼爲東宮禍三年又指軒星之側客星曰非宮中
禍已而皆然八月中蒙宣對便殿孝宗聖意悲哽適輒奏
大聲之說以爲上穹默定久矣乞少寬宸抱上固素諳星
象慘然曰朕亦見之時大聲沈湛塵市遂遭逢今以春官
大夫判太史局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
知其幾世宗二十九年間日珥虹貫者四五慶雲環日者三

元司天之官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
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係于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遊
不志天文金元二史不詳月變今錄其序說略見大意餘可例推

明宣德元年二月己卯月生兩珥白虹貫之二年十二月甲
戌月生交暈左右珥白虹貫之正統元年八月癸酉至己卯
月出入時皆有遊氣色赤無光十二月丙戌月生背氣左右
珥白虹貫之三年十二月癸酉月生兩珥白虹貫之隨生背
氣十四年八月辛未月盡見與日爭明景泰二年四月己卯
月色如赭五年十一月壬戌月暈左右珥及背氣又生白虹
貫右珥天順五年正月戊戌月生連環暈弘治元年十一月
己卯月生芒如齒長三尺餘色蒼白二年十一月戊辰月暈

連環貫左右珥十八年二月己巳月暈左右珥白虹彌天嘉
靖元年四月癸未月生連環暈二年正月己酉月暈連環左
右珥月道與緯星相似而行甚速出入黃道二十七日而周
計其掩犯恆星殆無虛日豈皆有休咎可占今見于實
錄者不及百分之一然已
不可勝書故闕而不書

論曰日月星辰陰陽之精氣也惟聖人能統理之自晚
周以來流爲怪變之占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故孔子修
正六經不屑論著焉昔之修天數者唐虞以上皆聖人
殷以下多賢士儒者然未嘗有書至甘唐皋石從衡之
徒出因時變論書傳其事極于米鹽凌雜無足稱者太
史公心厭薄之以爲此不可勝紀乃考自秦始皇以來
取其犖犖大者載焉漢氏旣東緯學日盛班固司馬彪

之徒率祖用甘石之說自後修史者因襲不改故所記
日月暈適五星凌犯之事往往附以占驗惟宋金元明
四史錄其事而不著其占其見卓矣然上下千數百年
間或一歲而數十見或一月而四五見凌雜煩碎有類
帳籍連策累幅或未能盡是以竊取太史公之意撮其
有占而應驗者存之于篇然亦不過千百之一二所謂
幸而偶中者爾未可以爲常法也春秋遇凡災異必書
而無一語及于占驗左氏則言之詳矣至漢代董何二
劉諸子纖悉惟恐其不備其溺惑殆有甚矣夫三光之
容氣時有發見大抵與人事俯仰故彊大有德者昌弱
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下修禳

正下無之今不務修人事而惟怪異之欲聞此諸子術
數之學所爲謬戾于聖道也與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司天考

漏刻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
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子晝夜冬至
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
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
沒後二刻半乃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
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
差一刻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

有禺中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

挈壺氏

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以

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

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

若今甲乙至戌。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夜時謂

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闊。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罷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

後漢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二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一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遠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

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並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宋元嘉二十年何承天奏上尙書今旣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遂定春秋二分昏旦晝

夜漏各五十五刻

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尙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爲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爲用箭日率

陳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子晝夜

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

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刻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于施用未爲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胄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漏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刻晝漏四十

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宵亥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加驗時最爲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欽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德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

唐挈壺正司辰掌知漏刻孔漏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箭有四十八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冬至日南爲發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

日北爲斂去極六十七度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發斂中去極九十度晝夜各五十刻秋分已後減晝益夜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後減夜益晝九日減一刻二至前後則加減遲用日多二分之間則加減速用日少凡候夜漏以爲更點之節每夜分爲五更每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典鼓一百六十人掌擊漏鼓

後晉司天監馬重績上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五代會要天漏三年同天

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

宋淳熙十四年會稽石萬言淳熙術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太史局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上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下更點乍疾乍徐隨影走弄以肆欺蔽然其差謬非獨此耳冬至日行極南黃道出赤道二十四度晝極短故四十刻夜極長故六十刻夏至日行極北黃道入赤道二十四度晝極長故六十刻夜極短故四十刻春秋二分黃赤二道平而晝夜等故各五十刻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重定刻漏又有南北分野冬夏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淳熙術

皆不然冬至晝四十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至晝六十刻極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至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猶六十刻夜猶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餘及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分秋分之下至于日之出入人視之以爲晝夜其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而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請考正其差命送祕書省禮部詳之

沈括暑漏議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濕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漸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子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

此古人所
未知也

明崇禎二年禮部侍郎徐光啟言定時之法五事一曰壺漏
二曰指南鍼三曰表臬四曰儀五曰晷漏壺水有新舊滑瀉
則遲疾異漏管有時塞時磷則緩急異正漏之初必于正午
初刻此刻一誤靡所不誤故壺漏特以濟晨昏陰晦儀晷表
臬所不及而非定時之本指南鍼術人用以定南北辨方正
位咸取則焉然鍼非指正子午曩云多偏丙午之間以法考
之各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冬至
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十一分有
奇若表臬者卽考工匠人置藥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諸日
中之影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影

以求相等之兩長影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影爲正子午其術簡甚儀者本臺故有立運儀測驗七政高度臣用以較定子午于午前屢測太陽高度因最高之度卽得最短之影是爲南北正線既定子午卯酉之正線因以法分布時刻加入節氣諸線卽成平面日影又今所用員石欹晷是爲赤道晷亦用所得正子午線較定此二晷皆可得天之正時刻所爲晝測日也古時北極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已移去不動處三度有奇舊法不可復用故用重盤星晷上書時刻下書節氣仰測近極二星卽得時刻所謂夜測星也七年右參政李天經言定時之法古有壺漏近有輪鐘二者皆由人力遷就不如求端于日星請製日晷星晷望遠鏡三器日晷

者礪石爲平面界節氣十三線內冬夏二至各一線其餘日
行相等之節氣皆兩節氣同一線平面周列時刻線以各節
氣太陽出入爲限又依京師北極出度範爲三角銅表置其
中表體之全影指時刻表中之銳影指節氣此日晷大略也
星晷者冶銅爲柱上安重盤內盤鐫周天度數列十二宮以
分節氣外盤鐫列時刻中橫刻一縫用以窺星法將外盤子
正初刻移對內盤節氣乃轉移銅盤北望帝星與句陳大星
使兩星同見縫中卽視盤面銳表所指爲正時刻此星晷大
略也望遠鏡亦名窺筒其製虛管層疊相套使可紳縮兩端
俱用玻璃隨所視遠近以爲長短焉凡晝夜刻分依法推算
與目見恆異蓋太陽體大算法皆以體心出地爲晝始而人

目以見日輪爲晝始又日出沒升降度有斜正不同又地平各曜出沒之界受清蒙氣有變皆非人目能辨故術家有視差法一晝一夜平分爲十二時時各八刻一日十二時其刻九十有六其永短遞遷不但日行南陸北陸不同亦由北極出地高卑互異而永短因焉如赤道正過天頂之地兩極合于地平平行其下晝夜亦無長短之較但太陽百八十日恆見百八十日恆隱耳此外諸方各有永短顧一歲之中晝夜均停者四日據四日之一日逐漸加減因得九十日之晝夜長短隨可以推終歲之數也晨昏者分晝分夜之二界太陽將出未出數刻前其光東發星光漸爲所奪是名爲晨太陽已入迴光返照數刻始盡名爲昏其久暫分數亦因冬夏而

分短長今以日在地平下十八度內爲晨昏之限但太陽行此十八度又各方各宮不等因有五刻七刻十刻之別

顧炎武曰術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禮記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救日月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斯不然矣君子愼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且術家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屋之北矣古文集與輯同義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

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梁虞劇以爲事在仲康元年唐之術家推其時爲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斯臆說耳未足據也周禮地官鼓人疏救日月宜用雷鼓至疏夏官太僕則又云救日用雷鼓救月用靈鼓兩說歧異如此穀梁傳天子陳五兵五鼓糜信徐邈皆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各隨其方以備五色又非鼓人六鼓之等然考之經傳並無明文特注家以意揣之闕疑可耳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書不鼓

太

僕凡軍旅四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庭氏掌

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

弓矢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日之

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

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

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

示奉事時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闢

曾子問

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

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祭不迎尸

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伐也

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矢所故

錯月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食慝之常也然

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
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鼓

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齋之或曰爲閭

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

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
爲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

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幡也五兵矛戟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

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歷陰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

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

威古之道也

得常鼓之月而于社用牲爲非禮侯用幣

昭

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之月日

食當用幣于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于社陰責羣諸

侯用幣于社請上伐鼓于朝退自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

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

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有伐鼓用幣之禮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

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過分未至過春

辰日月望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素服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奏鼓伐鼓用辭以自責故夏

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

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六月當夏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

異志不君君矣

漢制天子救日食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繫社內

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史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纁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劔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紫察守備日復常皆罷

按晉書成決疑

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故日之法

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有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絺以行禮如故事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饌朝臣疑會不共詣尙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饌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

眾人咸喜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魏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乃敕有司爲救日備旣時過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太史令邕言典厯者按厯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厯周髀等對曰厯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于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

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準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効則委于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爲古有其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情職考察無効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厯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晉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朔合朔卻元會東晉大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春秋日蝕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

也諸侯伐鼓于朝以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至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卻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竊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預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譴告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服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謹戒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區慎而行之孔子老聃助葬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王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

宗廟之祭况闕天將至而行慶樂之會于禮乖矣記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餼乃知耳非先聞當餼而朝會不廢也劉邵所執者禮記夫子老聘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于是冰從議卻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據咸甯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僂倖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于是又從彪之議

齊永平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大社稷一日合

朔日餼既在致齋內未審于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尙
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當祭之日火
及日餼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尙矣而致齋初日乃值薄餼
則不應廢祭又漢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餼廢社而不廢
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
詔可

後齋制日餼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
官公服畫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
之餼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
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劔升
殿侍諸司各于其所赤幘持劔出戶向日立有司各設官屬

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鄰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詞賁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嚴

唐制合朔伐鼓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門僕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設龍蛇鼓于右東門者立于北塾南面南門者立于東塾西面西門者立于南塾北面北門者立于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立于鼓外牙在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于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繫之太史一人赤幘赤衣立于社壇北向日

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立
候變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舉麾龍鼓發聲如雷史官
曰止乃止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廢務自府史以上皆
素服各于其廳事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貞
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德宗不許太常卿董晉
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由是
其禮遂廢諸州見日變廢務所司置鼓于廳事前刺史及州
官立鼓後每等異位向日刺史先擊鼓執事伐之

明復
俱止

僧一行曰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君道也無臍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
與日軌相會則徙而寢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

之象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且十月之交于數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律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以戊寅麟德術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于數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尙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于數當蝕半彊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月二月庚戌朔于歷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

帝徹膳不舉樂不蒸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
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
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

宋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蔽戈兵鎧冑事下
有司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
社如故事皇祐初以日食三朝不受賀百官拜表嘉祐四年
詔正旦日食毋拜表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減常膳
宴遣使罷作樂至日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復
膳六年六月朔日食詔禮官驗詳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
無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
巡門監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執麾旂分置四門屋下龍

蛇鼓隨設於左其四門立者方面皆如唐禮隊正一人執刀率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壇四隅繫朱絲繩三匝又於北設黃麾龍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俱靜立俟司天監告日有變工舉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乃罷鼓如霧晦不見卽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政和上合朔伐鼓儀有司訛設太社玉幣遵豆如儀社之四門及壇下近北各置鼓一竝植麾旂各依其方色壇下立黃麾麾杠十尺旂八尺祭告日於時前太官令帥其屬實匱具畢光祿卿點視次引監祭御史奉禮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就酌尊所告官盥洗執爵三祭酒奠

爵俛伏興少立引太祝詣神位前跪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伐鼓其日時前太史官一員立壇下視日鼓吹令率工十人加色服分立鼓左右以俟太史稱日有變工齊伐鼓明復太史稱止乃罷鼓其日廢務而百司各守其職如舊儀

明洪武六年二月定救日食禮其日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復圓乃止月食大都督府設香案百官常服行禮不伐鼓雨雪雲翳則免二十六年三月更定禮部設香案於露臺向日設金鼓于儀門內設樂于露臺下各官拜位于露臺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樂作四拜興樂止跪執事者捧鼓班首擊鼓三聲眾鼓齊鳴候復圓復行四拜禮月食則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護如儀在外

諸司日食則于布政使司府州縣月食則于都指揮使司衛
所如儀隆慶六年大喪方成服遇日食百官先哭臨後赴禮
部青素衣黑角帶向日四拜不用鼓樂

論曰日月侵蝕天之大變王者備五兵張弓矢凡以抑
陰扶陽而已故唐開元宋嘉祐皆有一弓四矢之設其
相傳者舊矣而鄭康成解周禮乃謂日食則射太陽月
食則射太陰何其悖聖而不經哉夫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其尊固與天等苟此而可射則宋偃王之射天不
爲暴虐無道而周公且爲後世妖妄之祖惑不已甚乎
康成又云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夫庭氏之所射者
蓋鳥獸之幽隱不見而能爲妖且神者也經文但云以

其弓與其矢射之亦未嘗主日月而言也彼康成者獨
奚從而知之與且日月之神又非鳥獸之妖可比也穀
梁傳曰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徐邈說五兵者矛在東
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此弓矢卽周禮所
謂救日月者是也然以陳則可以射則不可如康成說
弓矢果用以射日月則彼矛戟鉞楯者又將安所施乎
禮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穀梁
傳亦云諸侯陳三兵蓋兵之爲器性剛而質勁外銳而
中堅陳之欲以充其陽耳甯曰利其刃而試之乎傳曰
日爲君月爲妃君妃不修其德則日月之譎變見焉假
爲諸侯者親執弓矢以上射其君與妃豈所謂以臣道

自責者乎而天子又烏能晏然而已乎吾以是知康成之說誕漫而不足信也